

只要你想我，就算刀山火海，
我也要飞去见你

冷亦蓝
著

XINYOU
MENGF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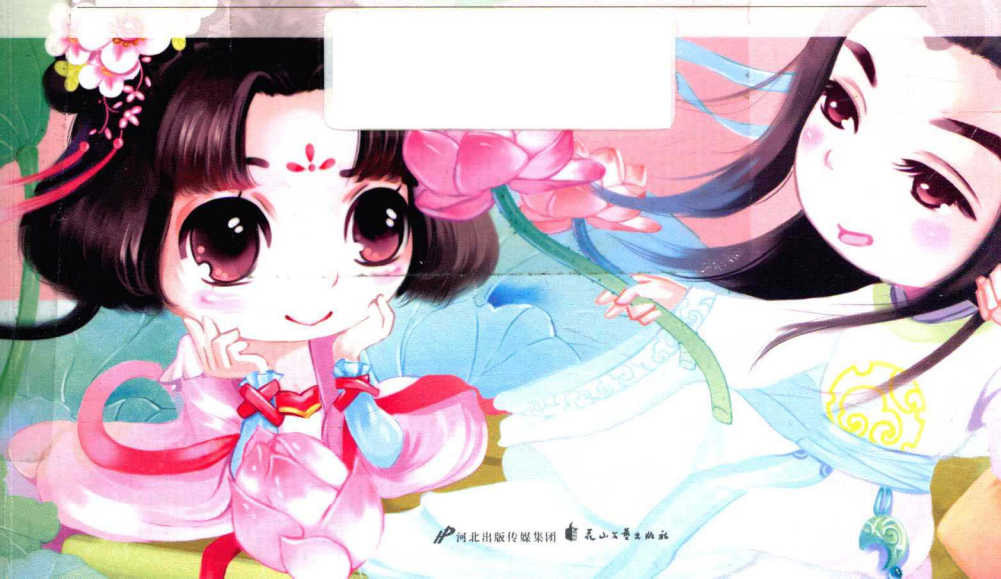
心有萌夫



皇甫乐珠醒来后——

师父好久不见，什么？！我曾和师父表过白？！徒儿罪该万死！
这位美男，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什么？他是邻国的储君！

四皇子召见所为何事？什么？四皇子你要嫁给我？
苍天，失忆不可怕，可怕的是惹了遍地桃花，我只想洗心革面做个好人！



心有萌夫

冷亦蓝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有萌夫 / 冷亦蓝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511-2335-8
I. ①心… II. ①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1443号

书 名: 心有萌夫

著 者: 冷亦蓝

策 划: 张采鑫

特约编辑: 伍 利

责任编辑: 刘红哲

美术编辑: 许宝坤

责任校对: 齐 欣

封面设计: 刘 艳

内文设计: 昆 词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42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2335-8

定 价: 24.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失忆国师万人烦——001
- 第二章——美男如云看花眼——015
- 第三章——一路出行一路险——039
- 第四章——虎穴龙潭绽红莲——068
- 第五章——故人归来君不在——083
- 第六章——玉人不知何时归——112
- 第七章——一朝梦醒从头来——129
- 第八章——只愿与君长相守——142





目录

contents

番外	—— 赌局	306
第十三章	尘埃落定终如愿	289
番外	—— 空谷幽兰	283
第十二章	得失只在一线间	258
番外	—— 细作	253
第十一章	旧巢不见故人归	240
番外	—— 喜服	235
第十章	山重水复疑无路	208
第九章	幕后黑手终败露	167



第一章



失忆国师万人烦

潮湿的空气吸进胸口，鼻端充斥着满满的陌生气味呛进肺里，我低低地咳了一声，醒了过来。

周身都在摇晃，耳边传来略显嘈杂的声音，我心生疑惑：我……是在哪里？

“手脚要快，这儿离镜心湖还有一炷香的工夫。”

“放心。已经出了王府，没人知道她在马车里。”

刻意压低的声音被“嘚嘚”的马蹄声踏得细碎，似乎有两个人在对话，与我隔着一层什么似的，接下来的对话声越发低了下去，渐渐不可闻。

我试着睁开双眼，却仍在黑暗之中，这时我才发觉自己的双眼被什么蒙住了，嘴也被塞入了一块布条，带着点儿马粪味的布条熏得我有点儿恶心，几次轻微的干呕被我生生止住。我本能地想伸手拿掉，却发觉自己的双手被死死地捆在身后，连脚也被绑得紧紧的。我试着弯曲双腿，脚下好像有什么东西连着，随之艰难地挪动，双脚向那东西伸过去，冰冷坚硬的触感通过赤裸的双脚告诉我——那是石头。



我被绑架了！眼睛被蒙、手脚被捆，脚上还坠着一块大石头！而且现在还马不停蹄地要往什么湖赶去……不，这已经不是绑架了，分明就是谋杀！

你们想要什么直说啊！虽然我不一定给……但也不至于要杀了我吧？！

苍天啊大地啊，我到底是得罪了谁？！我、我……

咦？等一下，我是谁？

我绞尽脑汁，对于这个深刻而严肃的问题仍然完全没有头绪。

这个残酷的事实狠狠地击中了我——我失忆了。

就在我脑海一片空白之际，我又听见外面断断续续的对话：

“李兄不必愧疚，这恶人该有此报。”

“赵兄弟，她不管怎样也是……那般尊贵的人。若被查出是你我所为，恐怕圣上必然要诛九族……”

我这条命竟然这么值钱？但也不值得你们为我铤而走险啊！不行，我不能这么坐以待毙，必须做点儿什么！借着马车的颠簸，我试图来个鲤鱼打挺以扭转乾坤，谁想那石头顺势翻滚上我的脚踝，我一声闷哼，眼泪瞬间润湿了布条。

疼得我连声音都发不出啊……

“没人会知道！你我行事滴水不漏，万勿有此担忧！再说，就算被查出又怎样？这种十恶不赦的神棍，杀她一千遍都不够！我们是为民除害，必将名垂千古流芳百世！”

我听得欲哭无泪：二位兄台可是认错人了？

我努力回想在这之前的情形，却仍是朦朦胧胧一片。等着被谋杀的滋味好像一头猪被绑好了，那边屠户说“对不起，你再等一下，刀还没准备好”，然后就没完没了地在那儿不停地磨刀……

“还有多远？”这位兄台，你问的就是我想问的。

“拐过这片树林，就是镜心湖。这恶人深谙武功，虽然被缚也给

她下了足够的药量，但也要小心些。”

武功？我吗？被这人一提点，我似乎觉得逃生这事有了希望，黑暗中也升起了一丝曙光。

马车悠悠转停，窸窸窣窣的脚步声犹犹豫豫地从马车门那边传来，然后传来金属碰撞声，貌似是钥匙开锁的声音。在打开三道锁之后，门被小心翼翼地、缓缓地拉开了。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却仍保持着僵直的姿势，如死猪一般一动不动。

“药效应是还没有过。”

“慢。此人生性狡猾，不可掉以轻心。”

两人的语气都很谨慎，屏气凝神了半晌，却谁都没有行动。他们似乎在顾忌着什么。

我都被料理成这副样子了，二位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他们静待了一会儿后，小心翼翼地跳上马车，一人扶头，一人抬脚，把我从马车上抬了下来。

我嗅到湿润的水汽，又听到不远处传来类似瀑布的水声，且水声越来越大，应该是越来越靠近水边了。我不禁在心里喊了一声：妈呀，今天真的要被做成粽子喂鱼了吗？

我是应该来个鲤鱼打挺垂死挣扎呢？还是僵尸回魂拔地而起？我正在心里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忽而听到头顶朗然的笑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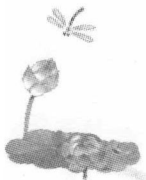
“哟，二位是在处理尸体？我好像来迟了一步呢！”

大哥你谁啊？是帮他们处理尸体还是帮尸体处理他们？

“什么人？！”那两人迅速拔出武器，严阵以待。我被重重地扔在了地上，腰间一块小石头硌得我疼出了眼泪。

“好人。”那人的声音从高处落到低处。

我几乎没有听到一丝落地的声响，来者好像猫一样稳健、灵巧，由此可以判断此人骨骼柔韧结实，轻功了得，武艺高强。



奇怪，我为什么能听得出来？！还概括得如此专业？！

那两人的声音中掺杂了一丝惶恐：“你……想做什么？”

“不想死的就马上滚，我可以装作没看到你们。”来者声音抑扬顿挫，比普通男子的声音高一度，带着些慵懒的口吻，听起来很舒服。

然后，我听到有些慌乱的脚步声响起，骏马长啸，马车飞也似的跑开，四周再度安静下来。

安静的间隙，我听见一阵异常轻微的窸窣声，与刚才出现的那人的声音不同，这细微至极的声响我只能捕捉到一瞬，直觉告诉我那来自两位绝顶高手。

这里到底还有多少人啊？！

“你还真沉得住气啊。”刚才那个慵懒的声音慢慢靠近，摘下蒙住我眼睛的布条，“不愧是珠玑国师，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还在伺机而动。若不是我刚刚打断他们，那两个小角色，恐怕早就没了小命了。”

大哥你开玩笑吧？差点儿没了小命的那个是我才对啊！我紧紧地闭着眼睛，不敢看他。

“怎么，不屑看我？”那人的语气陡然冷了下来，“不肯见我最后一面吗？”

什么最后一面？我好奇地睁开眼，月光从我背后射过来，照亮了面前的人的脸。

长久的黑暗之后，眼前掠过一道光芒。

我并没有看到他脸的全部。面前的男子蒙了面，只剩下一双泛着水泽的眸子，瀑布般顺滑黑亮的长发披在肩上。他在看我，眼睛似乎是弯成了月牙儿，透出的眼神却是冰冷的，没有一丝笑意。

不，这人不是朋友！

杀气！我分明从他的眼中读到危险的信号，脑中警铃大作，来不及思索，身体先一步回应，一口气自然沉入丹田，整个人从地上弹跳

了起来，被绑的双脚连着石头向后跳出一丈开外，再看我原来躺着的地方，插着一串密集的飞镖，借着月光映照，寒光闪烁。

“喏。高手就是高手，即使被牢牢捆住也能躲开我的暗器。”他用手轻轻掠了一下耳边微乱的发丝，纤细的手指在月光下散发着莹莹光亮。他向我走近了几步，我看到他穿着彩色衣衫，长腿宽肩，薄衫下露出半截儿腰身，结实白净，盈盈一握。

“素闻国师贪财无德，酒色成性，今晚如此危急关头仍死性不改。”那双风情美目中的光芒又寒了几分，“如此这般色眯眯地盯着男人看的眼睛，真该挖出来！”

银光一闪，杀气掠过，四周的草木为之一凛，我看到铺天盖地的光芒朝我飞来，我下意识地聚集了全身力气，“砰”的一声，束缚我的绳索被挣断。我举起脚边的大石朝他扔去，身子随着石头飞跃的轨迹，冲过了漫天银雨。

他后退两步，双手接住了石头，我翻身落下，借着力道踢向对方小腿。他撒手将石头砸下，我向后弯下腰，双手撑地，以两腿进攻，他连连后退，双手一时间竟然不及我腿上的功夫。

他被我毫无悬念地踢中了胸口，趔趄几步，捂着胸口，气息紊乱，但那熊熊燃烧的杀气却没有半分减少：

“今日是我败了……但下次，皇甫乐珠，我必取你性命！”

“哎，等一下！”我向前几步朝他伸出手，“能不能告诉我，这里是……”

这句话还来不及说完，他就轻蔑地看了我一眼，挥手掷下一颗弹丸，我忙向后跳出几步。与此同时，黄紫色的烟雾弥漫四处，我连连咳嗽几声，无比沮丧地坐在湖边——

恩公别走，我只想问个路而已！谁能告诉我这是哪儿啊？！

我万念俱灰地坐在湖边，借着月光，看向湖水里自己的倒影。

湖水里有一张神情茫然的脸，谈不上太好看，但似乎是看久了也



蛮顺眼的五官，一头长发被盘起，青丝上缀满了各种饰品，沉甸甸的凭空增加了几斤分量。

嗯，冲着这一头土豪首饰，我定然非富即贵。怪不得刚才两位杀手说杀了我后果或许很严重。对了，刚才那位帅哥不是说我是什么“猪国师”……

什么猪来着……我叹息一声，为自己的糨糊脑子而悲伤得无法自抑。湖边水声漕漕，林间狼嚎阵阵，冷风嗖嗖吹来，寒意直透骨髓，我蹲在湖边，委屈极了，揪着草皮号啕大哭起来。

“主子？！”身后有男人的声音犹疑地响起。

我马上跳了起来，摆开要大战一场的架势，一双拳头隔空击打：

“又是来杀我的吗？来啊！老娘怕你吗？！我弄死你！”

对方上前几步，隐在黑暗中的脸慢慢浮现在月色之下。看到那人脸的时候，我稍稍愣了愣神，安静了一会儿，试探性地唤他一声：“兄台，是敌是友？”

来人明显愣住了，他眨了眨眼睛：“主子，你说什么？”

蛮不错的一张脸，一双眼睛更是神采奕奕，可惜仍是唤不起我一点儿印象。

“主子！”他扶着剑“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离煜救主来迟，罪该万死！请主子责罚！”

我犹疑地看着他，心中不确定这位自称离煜的人是敌是友。他见我这副迷离的表情，一双眉头微蹙起来：“主子，莫不是那对禽兽兄弟给你下了什么迷蚀心智的药？”

这个人……看起来不像敌人。他对我恭敬有加，言语之中的关切从眼中流露出来，发自内心，而非演戏。

“你别过来。”看他担忧地伸出手要扶我起来，我警觉地后退，如此警告道。

“主子……真的连我都不记得了吗？”离煜眼中，一抹伤痛隐隐

掠过，但很快又被那威严的精光取代。

他定定地看着我，双膝跪在草丛间，将剑扔得远远的，双手放在膝盖上，声音低沉地说道：“刚刚欲谋害主子的两个戏子已经被我擒拿，他们被捆在不远处的马车里，主子回去尽可严刑拷打追问幕后黑手。这次在二公主府上令主子险些遭难，是离煜的失职，我愿承受一切责罚。只是……主子别这样吓我，让我以为，您是真的被迷蚀了心智了。”

他言辞恳切，说话间，眼中有泪光闪烁，无论我怎么观察，这人也不像是骗我的。

难道他真的是我忠诚不贰的侍从吗？不如从他身上套些话来尽量恢复记忆吧。

我想了想，换了一副泰然的表情，轻轻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刚刚有人装作是我的朋友，结果却是要取我性命，幸亏我反应快……”我看见他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话锋一转，“那些就不说了。我怎知你是不是真的离煜？若是别人假冒的可怎么办？”

他连连点头：“主子心思缜密，是离煜蠢钝了。您若有疑虑尽管来问！”

我笑了笑，态度很和煦地问道：“你是什么时候跟着我的？”

离煜见我笑了，神情欣慰了许多：“我十四岁那年家乡遭灾，幸好得主子好心收留，跟随您六载有余，一直是主子的贴身护卫。”

离煜滔滔不绝地跟我讲起了他的身世，又讲了许多关于我的事情，我也就慢慢地套他的话，得知了这些问题的答案：诸如我住哪里？在别人眼中我是怎样的人？你又如何看我？我有哪些擅长的本领？

接下来的时间，这位忠心耿耿的侍卫以十分委婉的语气向我传达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名叫皇甫乐珠，是个人渣。

在这个国度，因为女子生育而备受尊崇，东曦国的国君是世袭的女帝，女子地位高于男子，一般奉行一妻一夫制，倘若富贵人家，一妻多夫也是有的，但像我这样没有聘下男子就拥有众多面首的女子，



实在不多见。

据离煜介绍，我是上任国师皇甫好的女儿，皇甫家世代以术士为生，颇受朝廷倚重。十年前皇甫好驾鹤西去，国师之位一直空缺，直到女帝召见我之后，我便成了这东曦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国师。

我五岁被送到鸣鹤观修行，修行包括读书论道、武功修炼，甚至一些不为人知的秘术。离煜说我武功不俗，但授业恩师很是神秘，我也从来不对外人透露。十五岁时，我结束了修行生涯，在东曦国最大的商业城市——络城，开了一家青楼，内有美貌男子数十人，生意颇好，赚得了第一桶金。后又遇上几年水灾蝗灾，我无良无德，靠倒卖粮食哄抬物价又赚了几笔，竟然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富豪。但我没有就此满足，又开始用钱修建神祠，成了四家神祠的主人，此间到处吹嘘自己拥有无边法力，可知前后五百年，可呼风唤雨。后来被女帝召见，密谈一晚之后封为国师，对我言听计从，并御赐封号“珠玑”。我在这个国家当了三年国师，这三年来，我大兴土木修建庙宇，加赋税徭役，前阵子又大拍女帝马屁，为赞其功高盖世，在都城繁京修建百尺雕像，令百姓怨声载道。

离煜的措辞已经非常委婉，同时他又跟我淡淡地透露了皇甫乐珠生性风流，阅美男无数，感情生活混乱到一塌糊涂。在东曦国，女性王公贵族们但凡听说皇甫乐珠来了，都会把自己的老公捂得严严实实以免被染指。

“防火防盗防珠玑”，这是东曦国的一句谚语。

我真有点儿……无地自容呢。

在一个时辰的谈话结束之后，离煜把我带回到马车旁，掀起帘子，只见两个男子被捆成粽子状放倒在马车里，那两人正是刚刚把我绑架、打算把我扔入湖中的一对歹人。

我坐进去，离煜驾车。马车不太宽敞，我不得不把脚抬起来放在他们身上。这两人相貌还算斯文白净，但此时他们口中塞着布条，眼

神中满是惊恐，身体绷紧如弦，似乎只要我动一下，他们就能应声折断。

我非常理解，如果此时我被绑着放在一个变态色魔面前，估计我的表现，不会比这两个家伙好。

“两位，放松，放松一点儿啊。”我挤出了一个露牙的笑容，“放心，我不会害你们的。”

二人神色越发紧张起来，见此状况，为了表明我的诚意，我伸手将他们嘴里的布条扯出：“以前过往……我都不记得了。今天的事，我也不会追究，一会儿到了地方我就放你们走……”

两人脸色大变，互相对视了一眼，就在一眨眼的工夫，二人嘴角几乎同时流出深红色的血液，我听见他们囫圇不清的声音：

“……不信你……”

“……坏事做尽……”

从他们若干话语中我只能大概分辨出这几个词，看着他们口中流出汹涌的鲜血，我吓得大喊前面驾车的离煜：“来人啊！这是怎么了……”

车子很快停了下来，离煜飞也似的跳进了马车。他看到躺在马车里的二人，探了探他们的鼻息，似乎是松了一口气：“我还以为他二人又要谋害主子……主子果然厉害，几句话语就探得他们幕后主使，还做出他们畏罪自杀的假象。”

我欲哭无泪：“我什么都没做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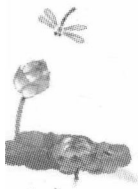
离煜脸上有笑意：“是的，是的，主子什么都没做。”

大哥你这副了然的表情是怎么回事？！

离煜没有再跟我搭话，而是手脚麻利地将两具尸体掳在一起扛了出去。约莫一炷香的工夫后，他才回来，进了马车，就旁若无人地脱起衣服来。

“呃，你……”

男女毕竟有别，他对我如此毫无避讳，凭着我失忆前的行事风格



来看，难不成，他……也是我众多面首之一？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离煜已经脱掉了外面的黑衣，露出里面的藏蓝色衣服，他将黑衣卷了几卷，把马车里的血迹擦拭干净，就出去了。

呃，貌似是我想多了？

随后，我看到荒野上燃起光亮的火焰，不远处的身影用树枝翻了几翻，那火焰熊熊燃烧之后，慢慢地归于一派平静。

接着就看到离煜飞身跑回，驾起马车继续前行，他轻盈矫健的身影，好像拂过暗夜的蝙蝠。

天色已经很晚了。我坐在马车里，挑开竹帘看外面繁星点点——挤挤挨挨、大小不一如一盘散落的珍珠，镶嵌在深蓝色的苍穹上，好像名贵的珍宝。

我打了个哈欠，慢慢地倚靠在窗口，终于沉沉地睡了过去。

再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了硬邦邦的床榻上，离煜似乎等我醒来有一阵子了，马上就向我禀报了一件紧急的事情。

我在二公主府上不告而别的事情尽人皆知。离煜说，那天在酒席上我被两个姿色平庸的戏子勾搭出去后便一去不返。他沿着马车痕迹一路追踪，先寻到了那两个家伙，他稍施压力对方就把我的地点告诉了他。对于其他人，他们虽然不知道其中内情，但无缘无故离席的事情还是让二公主颇为不快，戏班子失踪了两个男子，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两个人被皇甫乐珠收进专养面首的别院了。

皇甫乐珠的别院，是个奇妙而神秘的地方。据说那里是聚集了无数美男子的地方，有珍馐无数，美酒无尽，酒池肉林之间，到处是俊美如仙的男子……一般男人进了那个别院，若不谈贞操之事，其实不必有太大压力，一般三个月左右就会被赶出去，还会领一笔颇为丰厚的遣散费作为补偿。

其实，我对这个别院是非常好奇的……但当务之急，是要去跟二

公主解释清楚，毕竟，二公主夜珍作为女帝的接班人，几乎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女帝有两女二子，大公主年幼夭折，二女顺位担任皇储，我以后想要好好活下去，就务必要拉近与她的关系。

“二公主邀主子去府上一叙。”离煜低头看了我一眼，说道。

“呃……”我感觉后背的冷汗“唰唰”地流淌下来，踉跄几步抚着额头做头痛状，“小煜，我忽然不舒服，身体难受得厉害，公主那边，你能不能替我……”

“主子想临阵脱逃，恐怕不好吧。”离煜微蹙了眉头，目光朗朗地看着我，“夜珍骄奢刁蛮的性情是出了名的，她最爱面子，城府极深，若是记恨了一个人，那恐怕就是一辈子。”

我差点儿摔在地上，幸好他及时搀扶住我，我倚靠着他的手臂，心中敲起了小鼓：“容我再……想想……”

我是真的一万个不想去啊！现在的我连自己做过什么都不知道！

“主子是担心……”离煜在我耳边压低了声音，吹得我耳朵痒痒的，“昨晚中了歹人的迷药，忘了些事情，不好对二公主交代吗？”

我心中好像被什么狠狠地撞了一下，抬眼望向他的眼睛。那真是一双好眼，黑白分明如棋子似的，明明是那样弯着微笑的双眸，却带着一点儿不动声色的暗敛精光。

我看不透那双眼，心中一时间觉得没有底，便低下头，声音很低地回道：“是。你真是深懂我心。”

“若是担心这个，主子大可放心。”他一手紧紧地揽住我的肩膀，嘴唇几乎贴上了我的耳朵，“有我在，自会护您周全。”

不知为什么，这句话好像一阵寒风，穿过我的身体直击内心，一股寒意，无法控制地自心底而来，爬满全身。

二公主的宅邸宽敞气派，后花园的湖心亭中，二公主轻轻地摇着手中的团扇，一旁相貌丑陋的侍女泡制出两盏香气袅袅的花茶。她苍



白的玉手端起来，先是嗅了嗅味道，才绽开微笑，轻启朱唇啜饮了一口。尝罢了花茶，她看着我不住地笑，眉宇里都是舒畅的春风。

就算我跟她不熟也看得出来这位姐姐此时此刻，非常高兴。

“一世风流的珠玑国师这是怎么了？”她用团扇掩住了口，眼睛弯成了月牙儿。

“嗯！啊啊啊！哼——”我口齿不清地嚷着没人能听懂的话语，脸涨得通红，双拳紧握，眼珠几乎都要瞪出来了。

“主子不要动怒，身体要紧。”身后的离煜声音中满是担忧，他声音悲切地对夜珍公主说道，“昨晚若不是主子喝多了几杯，怎会着了那两个小人的道。”

“我是听说了……”夜珍饶有兴趣地看着我，小手轻轻地抚上我肿如猪头的脸，在我一声惨叫之后忙缩回了手，啧啧叹息，“珠珠武功高强，怎么就阴沟里翻船了呢？！”

“还不是消骨蚀心散。”离煜也附和着叹息，“那二人说什么要惩恶扬善替天行道……将主子打了一顿不算，知道主子吃了姜就浑身红肿说不出话来，硬是给她灌下整整一大壶姜茶……”

“噗……”这一次，夜珍终是没有控制住笑了出来，一口花茶喷在我的脸上，她忙扯了手帕给我擦拭，“抱歉抱歉，珠珠别介意……”在我如杀猪般惊天动地的声音之下，她再次缩回了手。

“可恨的是，居然让那二人逃了。”离煜愤恨地攥紧拳头，“若被我寻到，我非要把他们碎尸万段不可！”

“我也派人去查找了那二人，不过戏班主说他们不知去向。”夜珍终于严肃了下来，放下茶盏，“也是了，竟然如此对待我国国师，他们哪还敢留在繁京？你放心，”她握住了我猪蹄般的手，“我一定为你讨回公道。”

我眼中含泪，连连点头，不是感动，是因为她实在是捏疼了我。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最怕姜，摸了皮肤会红肿，吃了全身就起红疹